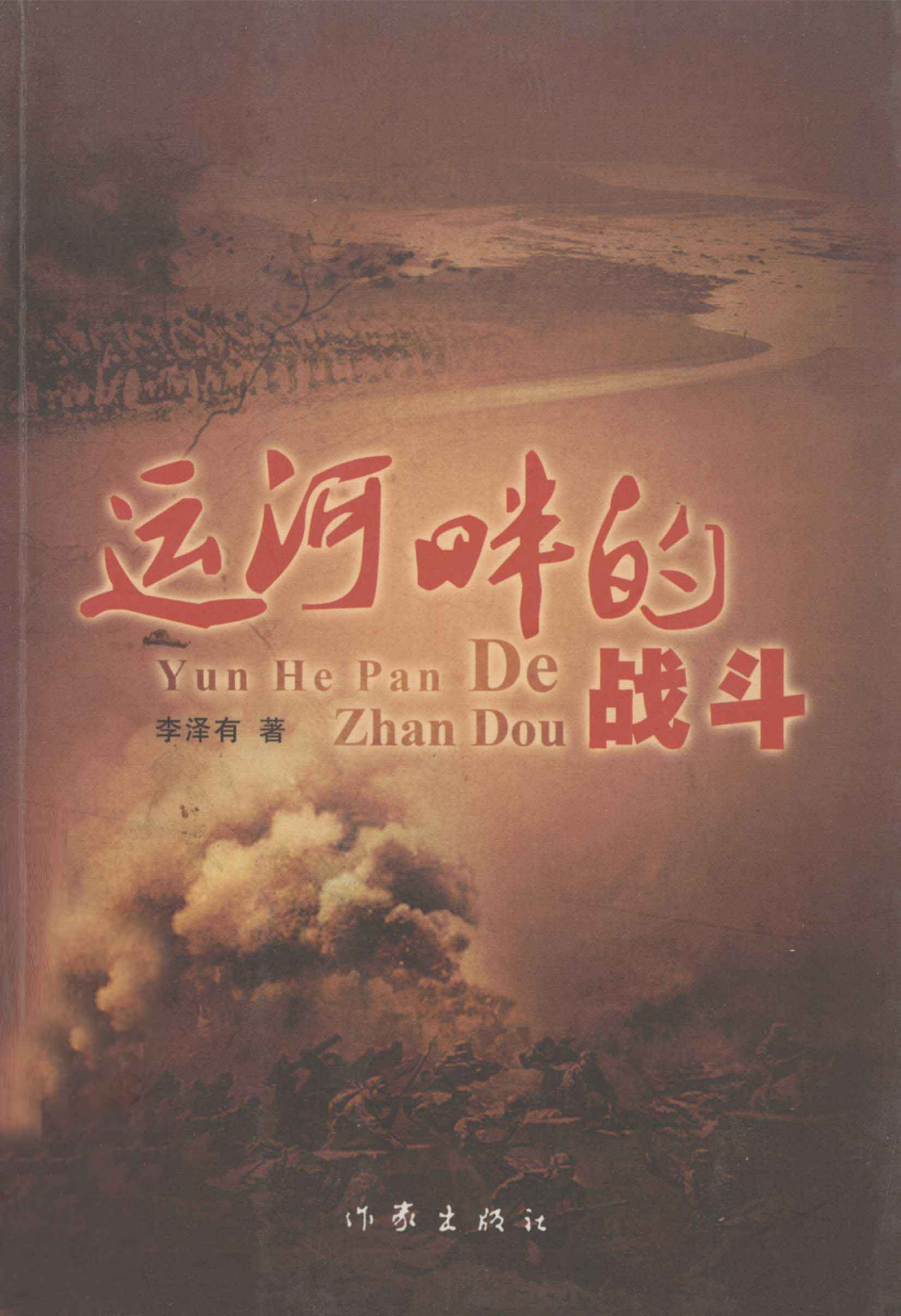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运河畔的

Yun He Pan De **战斗**

李泽有 著

Zhan Dou

作家出版社

运河畔的 Yun He Pan De Zhan Dou 战斗

李泽有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运河畔的战斗 / 李泽有 著 . —北京 : 作家出版社 , 2008.7

ISBN978-7-5063-3924-7

I . 运… II . 李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6701 号

运河畔的战斗

著者: 李泽有

责任编辑: 张玉太

装帧设计: 谢柳青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af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顺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/ 32

字数: 270 千

印张: 12 插页: 2

版次: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978-7-5063-3924-7

定价: 36.8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赠给聂静志同志留念！

李泽厚

2010.9.7.

一个较热闹^的的小镇，目前正处在恐怖之中，卖东西做买卖的，个个像惊弓之鸟，他们一边卖东西，一边东瞧西看，看看有没有鬼子、汉奸来抢东西，打骂群众或侮辱妇女。周通拥挤在人群中，走到运河堤间的顺河街。其实，顺河街就是运河西大堤，不过大堤上宽大平坦，能行车走人，堤的靠河堤坡上，还栽种着一行大柳树，树下是长满芦苇的运河滩，人们都叫芦苇滩。一丈多高的芦苇长得碧绿茂盛，风一吹，起起伏伏，唧唧作响。

在这较安静的顺河街上，行人稀少，车辆无几，周通沿顺河街往北走一段路，

作者手迹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八路军游击队与日寇、汉奸进行残酷斗争的长篇小说。

一九四二年日寇进行“五·一”大扫荡期间，我八路军游击队以京杭大运河畔的芦苇丛和太河村、芋庄子、肖河村等为背景，真实而生动的描述了游击队在环境极其艰险恶劣的敌占区，与白水镇的敌人展开了机智、勇敢、顽强的殊死搏斗的故事。小说不但语言通俗流畅，而且情节惊险、生动、曲折、感人，富有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。

抗日新作 贵有特色

——序李泽有长篇小说《运河畔的战斗》

申 身

(一)

今年春天，我与河北省几位诗人、作家到日本看樱花。日本的樱花由南而北次第开放，我们便从大阪逐樱北行，直到富士山麓。一路上，即看到了美丽的樱花，也看到了日本人民春天的生活和生活的春天。日本人民在春天般的时代，为自己的民族创造未来，这无疑是世界和平的大环境带给他们的福祉。看到今天的日本，不禁使我们想起了炮火连天的二战岁月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本军国主义的决策者，不顾日本人民的反对，竟然外侵亚洲多国，破我半壁山河。侵略和反抗是素来并存的，于是中国人民就有了八年抗日的艰苦斗争。

二战的结局，向世人展示了两条真理：第一，侵略必败，正义必胜。第二，抗日斗争，不可忘记。

八年抗日，不只铸成历史，也必写入文学。于是反映抗日题材的小说、诗歌、戏曲、以及丹青翰墨，多年不断推出。李泽有同志的长篇小说《运河畔的战斗》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。这在情理上、文学上，是我们中华民族久不遏止的记忆延伸。

(二)

1958年我与李泽有同志相识，结缘文学，成为朋友。他青年时代写过许多诗歌，后来又写了许多民间故事和短篇小说、散文等，近年又写长篇小说。创作领域不断扩展，作品数量不断增多，艺术水平不断提升。人虽古稀，创作心态是阳春三月紫燕衔泥，这种对文学的执着精神是可喜可佩的，所以他来信提及让我写序的事，我即遵嘱动笔了。

他这部长篇，取材于1942年日寇“五一”冀中大扫荡和沧州一带我军民反扫荡的惨烈斗争。这一年，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为《解放日报》写了一篇社论，题为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》（见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三卷）。文中指出“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，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”。日寇“五一”大扫荡，实行“杀光、烧光、抢光”的三光政策，从本质上讲，也就是“最后挣扎”。“五一”扫荡的残酷，激起了敌后革命军民的反击。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，这正是作家的用笔之地。

这一年，李泽有同志十岁，这个年龄，正是人生记忆力最佳的时期。他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罪行，亲眼所见，亲身所感，亲遭其害。八路军游击队打伏击、端岗楼、破铁路、捉铁杆（汉奸）一系列打击敌人的行踪，更是见闻颇多。这些经历，成了小说中许多生动细节的描写。

(三)

建国后，出版的反映河北军民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，有《战斗的青春》、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等。这些作品轰动全国，人物形象深入人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写抗日长篇小说，这就需要作者具有新的选择，写出新的视角。我与

《敌后武工队》的作者冯志同志，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工作过几年。那时他任电台文艺部主任，我任文艺编辑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在工作之余闲谈文学创作时，他讲过：“作家们在写同一种题材的作品时，后者切忌泥前，务必出新，写出自己的特色。”这确是经验之谈。

李泽有同志的《运河畔的战斗》，正是注意把握了新的特色：

首先，吸收了民间故事曲折、生动、神奇和引人入胜的特点，来结构对敌斗争的情节，使人物事件具有更强的浪漫色彩和吸引力。

再是，紧紧围绕沧南大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、方言俗语、人物习性等，来写景写情，增强斗争场景的地方特点。

更重要的是，沧州一带城乡，从古至今，习武风盛，拳王刀手，武林名家，层出不穷。作者把这一武林强势，引入了夜战、近战杀敌之中。这既是沧州武林抗日的真实历史，又是小说塑造英雄形象的艺术手段。

充分开掘生活中的特色资源，会给作品注入新鲜血脉，不论从理论上讲，还是从读者感受来讲，作品有特色，才有可读性。

(四)

我曾为一些诗友的诗集，写过序言，反馈回来的信息是：序文对作品优长，宜于点到为止，倘若过多过细地代言读者讲感受，既失于实，亦失于礼。作序者仅是读者群中的一分子，相信广大读者朋友，会用自己的感受来赏析作品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采。

李泽有同志是我多年的老朋友，我愿给读者提供有关他的一些情况：他生于泊头市辖区的一个农村，也长于农村，曾在乡镇基层工作过多年，离休前为泊头市文联副主席。泊头是一个地跨运河两岸较繁华而又古老的城市，我在此市党政机关工作过七年，对一些

老干部比较了解。李泽有同志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对农村的熟悉。所以他的文学作品，都与农村生活紧密相关。《运河畔的战斗》也是写抗日军民在乡镇的对敌斗争，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人物，往往是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李泽有同志曾在报刊发表过三百多万字的诗文，已经结集出版六部著作，作品多次获奖，有的作品译为外文，在河北作家群里是一位有知名度的老作家。《运河畔的战斗》对他的创作才华又有比较全面、集中、充分的发挥，对他作品体裁的结构也有了新的突破，所以这部长篇小说，既展现了那段抗日峥嵘岁月，也映照出作者对文学不断求新的奋进姿态。杜甫有诗曰：“瘦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。”老树新花，值得一赏。

2008年7月5日于石家庄

（注：申身，中国当代著名诗人、作家、编审，中国作协会员）

第一章

一匹枣红马，驮着穿日本军官服的运河游击队长周通，沿河北大平原上的麦田边土路，纵鬃扬尾，急驰如飞，流星闪电般地爆着尘土，奔向炮楼矗立的敌占区。

—

这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对日寇进行百团大战胜利后的日子。

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冀中军区所在地——河北大平原的一个较大村庄。

喧嚣一天的村子，渐渐进入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到处显得那么深沉浓重和空灵。操练一天的八路军战士都进入梦乡。惟有在二十三团当武术教官的周通被叫到冀中军区领导办公室。

大家只见周通中流个，穿一身淡绿色的内单衣。看面目，是个英俊威武，潇洒精明的军队干部。微黑透红的四方脸上，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眉宇间透着坚毅、果敢、自信和有主张。

军区首长让他坐下后，严肃而又亲切的口吻对他说：“我军对日寇百团大战，不但消灭了他们数万精锐部队，还狠狠打击和挫败了他们的嚣张气焰。从五月一日开始，日寇驻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，为报复对他们的打击，调动五万余日军，对我华北大平原和太行山区进行残酷的‘五一’大扫荡，实施绝灭人寰地杀光、烧光、

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。为适应这一情况，我们大部队为避开敌人锋芒已到外线作战，地方武装已化整为零。为了牵制敌人，我们要到敌占区去组建游击队、武工队、手枪队等较小的抗日队伍。以游击战为主的各种战术，神出鬼没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，去破坏敌人设施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。要弄得敌人日夜不宁，心惊肉跳，惶惶不可终日……”首长喝了口水，接着说：“在我华北东南部有一重镇，名曰白水镇。大运河穿镇而过，自古是商贾奏集的商贸集散地。我地下党组织已遭敌人破坏，目前已沦为敌占区，敌人非常嚣张，百姓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”领导说到这儿，顿了顿，很严肃的接着说：“上级决定派周通同志到那里组建一支运河游击队，怎么样啊？”

“一切行动听领导的指挥！”周通话音铿锵有力。

“好，上级知道你是那儿的老家，情况熟，关系多，你要昼夜赶到那里，建起游击队后，你担任队长。不过，队伍要精悍，要有战斗力，要神奇，要灵活，这支队伍直属冀中军区领导。当然，要与当地党组织、地方武装协调好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，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，消灭敌人，夺取胜利。不知周通同志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周通噌一下子站起来，激昂地说：“请领导放心，我坚决完成好上级交给的任务！”

已近午夜，军区领导又领进一人，只见这个人二十七、八岁，细高挑，有累肩，稍长的脸上戴一副近视镜，稀疏的背头有些参白发，是个风姿秀逸，温文尔雅有知识的人，带着一种坚韧、沉稳之气质。

军区领导介绍给周通，“这位是原白水镇地下党委书记郭子敬同志，地下党组织已遭敌人破坏，眼下他正在军区学习，过一段学习结束，他要去你那里担任政委，你们俩要配合好哇！”

“没问题。”周通和郭子敬亲切握手，简直像久别的老朋友。军区领导走后，郭子敬又把白水镇情况做了简单介绍：“地下党组

织遭到破坏后，只剩下船运队的一个交通站和上级联系，船运队长田大力是交通站长，他人高胆大有能力，是个干家子。还有两个副站长，一个叫李志青，一个叫金铁英，金铁英是田大力的妻子。你走时，捎着我的一封信就行啦！”郭子敬想了想，“详细情况见到田大力就清楚啦。另外我们还有两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，一个是我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，我们一名年轻的党员干部高小山打入敌人内部，现在当了翻译张厚芝的勤务兵，另一个是原来的老交通站长冯为忠，打入敌人内部后，因他会日语，现在日本大部队做后勤工作。不过要注意保密，只有交通站三人和我知道，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。”

周通忙给郭子敬倒一杯茶水，“我老家就在白水镇南边十里远的太河村”。

“那村有一个练武术的把式场子，有一个老剑侠人物石剑山，你可认识？”

“石剑山是我的师父，我从小失去父母，跟他长大成人。我从几岁就跟他学武功。参军后，才间断联系。”

“了解你师父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因我年纪小，从前的事我不知道。跟他生活近十年，知道他是个性情豪爽，为人仗义，爱国心强，武功高强的人，人们都叫他老武师。”

“其他方面呢？”郭子敬认真的问。

“别的就知道了。”周通有点迷惑不解。

“过去我也不知道，来这里学习，是军区领导特意跟我说的。石剑山原名叫石勇，十几岁时跟叔父到南方的江陵工厂打工，因厂主的压榨虐待，叔父累死在厂里。他一气之下，烧了工厂，改名石剑山，便跑到乡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江陵赤卫队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，由于作战勇敢，有韬略，被上级任命为江陵县委副书记兼赤卫队长。后来，在一次战斗中，被敌人炮弹炸伤肺部，

被切除了多半个肺叶才保住了生命。从此，体弱多病，再也不能坚持工作。但在回家养病的路上，病情突然恶化，被河南嵩山少林寺一位老方丈抬进少林寺救治。从此，他便在少林寺养病练武，到他病愈体健时，他的功夫练得深奥精湛。以后，便回到了老家太河村。”郭子敬说到这儿，周通激动得几乎跳起来，“老郭，你再接着说呀！”

“你这位石师父的党关系和档案早已由江陵转到冀中军区。眼下，虽然他年纪大了，我想，他的思想境界和意识完全不减当年啊！再说，曾经过了枪林弹雨的战争洗礼，又有斗争经验，游击队建立后，可多请教于他，让他当你们的主心骨啊！”

“唉呀，这些事石师父没有说过一句！真是想不到哇！”周通睁大了眼睛，他紧紧握过郭子敬的手，不知说啥好了。

“军区领导说，这几年还不断派人给老石送党的学习材料呢！”

“噢——”周通用手拍打着脑袋，使劲回忆着。但他心里像喝了蜜水那么畅快，那么兴奋。“是啊，在敌情这么复杂的敌占区，保密是个严重问题。”周通说着便低头沉思。

“如果石师父不提这些情况，你最好不要轻易提呀！”

郭子敬一看他沉浸在思念石剑山上，就故意转了话题，“听说你会说日语？”

“都是业余时间学的，英语也会，不过没有日语熟练。”

“好哇，深入到敌后都用得着！”郭子敬看着眼前这位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儿，从心眼儿里喜欢又钦佩。二人越谈越投机，一直推心置腹地谈到天拂晓。

为了早赶路，周通在郭子敬帮助下，把应带的东西都准备好尤其是准备化装各类人物的服装都带齐，为他用得熟练的那把盒子枪，又多带了几十发子弹。

军区领导让郭子敬用自行车把周通送过滏阳河。

周通一身农民打扮，下穿青单裤，上穿白粗布褂，头戴一顶破边草帽，肩上扛着一把粗的榆木棍子，棍子头上挑着个小包袱，匆匆沿着麦地头上小便道走下去。

淡淡的晨雾，笼罩着大地，道边野草上露水打湿周通的双腿。就在雾气渐渐消散的时候，周通突然听到从右边大道上传来说话声：“快走，嘀咕啥，再他妈的装蒜，老子毙了你！”周通在朦胧的晨曦中，只见有几个人从西边大道上往东走来。走到近前一细看，原来四个汉奸（本书对日寇组建的警备队、皇协军、特务队以及各据点、炮楼上为日寇效劳的敌伪人员统称汉奸），押着两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农村青年走过来，俩青年被麻绳倒捆着双臂，边走边骂，四个汉奸轮班儿用大枪托子戳后腰。

周通一看就明白，这是汉奸起五更在村上抓的壮丁。他毫不犹豫，在敌人没理会他的一瞬间，唰下子跳到敌人眼前，把盒子枪一端，低声喝道：“站住。”四个汉奸做梦也想不到半路上从麦子地边跳出个八路来，吓得四个汉奸目瞪口呆，像木鸡一样站着不敢动。

“把枪扔地下”。四个汉奸马上把枪放地下。

“都转过身去，双手抱头。”四个汉奸乖乖照办。

周通解开被捆着的两个青年，“你俩快跑吧，最好别再让他们抓住。”俩青年撒腿跑了。

周通又命令四个汉奸凑到一块蹲地上。他马上把四支枪栓卸下来放在兜里，然后用严厉的语气说：“今天饶你们四人小命儿，今后如再干坏事，碰上我，定不轻饶！听清了吗？”

“听清啦！”四个汉奸浑身哆哆嗦嗦地说。

“好，你四个先别动，待我走远了再站起来。不然，我的枪子可不认人啊！”周通说完这句话，马上快步走了。

二

稀疏的麦子地一块连一块，它们长得矮小细弱。由于鬼子残酷扫荡，村民们只顾东躲西藏逃难，顾不上管理浇水，有些麦子刚秀出穗就干死。周通边匆匆往前走，边瞅着这枯黄的麦子地。

“砰”在周通前面突然响一枪。周通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队打着日本旗的鬼子骑兵正在追赶一只野狐狸。周通知道自己还没被鬼子发现，他往四周一望，除路西二百多米处有一片长满松树的坟地外，别无藏身之处。周通一哈腰，嗖嗖地跑进松树坟地。

这片坟地方圆有一千多平米，大小坟头不计其数，有的已经塌陷，露着白骨。有些坟被狐狸掏开许多大窟窿，已成为他们的洞穴。高低不平的坟堆片连片，成排的大松树遮天蔽日，被风一吹发出呜呜响声。

松树下长些高矮不齐的小枣树棵子和红荆条子。在这片坟地中间，还有一个三百多平米大的水坑，水坑上下都是沙土板，没污泥，不陷脚。清澈见底的坑水里，还有为数不多的青蛙在拉着长声低声鸣叫。

“唉儿，唉儿！”一阵战马地嘶叫声，把周通吓了一跳，他扭头一看，有二十几个鬼子骑兵，打马奔松树坟而来。

“往哪儿藏呢？”周通慌了神，小树棵子再密也藏不住人啊！钻坟窟窿又有点不情愿。他忽然发现整个水坑半坡上长些较密的红荆条子和蒿草，蒿草后面半坡上有的土已塌陷成浪窝。周通马上哈腰跑到水坑半坡上，藏进有几蓬蒿草遮掩的浪窝里。钻进去后，他马上做好战斗准备。他想，万一被鬼子发觉，凭着百发百中的枪法和纯熟的轻功也要逃脱鬼子的围攻。

功夫不大，鬼子骑兵就呼啦啦的进了松树坟，马叫声，鬼子嘀

哩哆啰说话声，由远而近。不知鬼子是看见有人跑进松树坟，还是怀疑，他们下了马，用刺刀拨蒿草，搜古墓，探洞穴；有的鬼子见老松树上有乌鸦和喜鹊飞起，便开枪射击。还有十几个鬼子见松树坟当中有个清水坑，便溜到坑边用小桶子舀水喝。他们喝完水，有的哈哈大笑，有的哼起日本小曲，他们一直折腾到中午。

周通在蒿草后边浪涡也一直坐到中午，他从蒿草和红荆条子小空隙间，见鬼子的大队人马相继离去。他刚探出头，想到水坑上边看看，忽然发现有三个鬼子坐在水坑西沿上在吃罐头，三四马都在水坑上边大松树间拴着。他不敢怠慢，马上又藏进浪涡里。

常言说，麦子要黄稍，地上土烫脚。天气热得发狂，火辣辣的风，带着闷热扑向大地，人们都热得汗流浹背。

周通挤进小浪涡里，身上汗水早把衣服湿透了，觉着憋闷得喘不过气来。他在思磨着，“如果四外没敌人，只这三个鬼子，扑上去就能消灭，万一枪一响，大批鬼子拥来怎么办？”他苦思冥想了一阵子，觉得有点困倦。就在这时候，忽然间听到水坑里扑通扑通几声，他拨开蒿草一看，只见三个鬼子都光着身子，把衣服和枪支都堆在坑边，在水坑里洗起澡来，稀哩哗啦洗得很热闹。

周通一看时机已到，他迅速在蒿草后面向坑边鬼子衣服堆间爬去，爬到离衣服堆还有十米多远的时候，突然被一个洗澡的鬼子发觉，只见这个鬼子大喊一声：“马猴子的干活。”

周通一个箭步跳到衣服堆跟前，只见除两支三八大盖，还有一支崭新的勃郎宁小槽子，十二颗瓜式手榴弹。就在他敛掳这些东西的刹那间，三个鬼子从水坑当中向坑边扑来，还叫喊着“叭嘎！”可是周通很沉着气，他见三个鬼子从水坑快扑到坑边时，他顺手扔出一颗手榴弹，轰的一声，有两个鬼子被炸死趴在水坑边上。剩下的这个鬼子是个矮地丁，他叫着爬出水坑，活像疯狗一样扑向周通，周通并不闪躲，待他来到身前，往旁一侧身子，右脚一伸，扑通把小鬼子摔了个嘴啃地，小鬼子并不含糊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